

大寒

□李苇凡

这几日天气很好，虽是大寒时节，却也暖洋洋似有春意。地里蔬菜碧绿，仍在生长。枯草，并未全面覆盖荒野，在枯槁与灰白之间，有绿茸茸的嫩草长出来，这儿一丛，那儿一丛，别有生趣。等到立春，便可呈燎原之势。

此次回乡，小侄儿刚满周岁。他是家族里最小的孩子，比我整整小了半个世纪。去年出生那天，堂弟让我给侄儿取名，我答应了。以前我们老院子，新生儿的名字都是勤生祖祖取的。勤生祖祖辈分高，读过私塾，是院子里最有文化的人。他取名常按辈分，末字冠以“儒、贤、超”等字即成。这是最常规的取名方法，不太考虑意义及个性。近些年，年青一代给宝宝取名，注重意义、个性化，还要好听。帮人取名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

事，要做到雅俗共赏，众口皆调，真不容易，所以我向来拒绝为人取名。但是这次不行，一则是自家侄儿，二则堂弟求之再三，且我又是家族里读书最多的人，当然不好拒绝。只得尽心去想，采不采用是他的事。

凡事讲因缘际遇，取名也如此。我决定按辈分来取，宝宝的辈分是“章”，生于大寒，就叫“章寒”吧。响亮顺口，简单易记。我把结果发给堂弟，他也不挑剔，只说“好”，便写在出生证上了。

周岁宴简单而温馨，叔伯姑舅都来了，老一辈都还好，一年没见，老兄弟老姐妹，分外亲热。虽然都上了年纪，也没见老多少，身体都还不错，这是特别高兴的事。家族里已有六个女孩子，如今添一男丁，大家自然喜不自胜。

午饭后我在屋前屋后走走看看，这个老院子叫李家大屋基，即李氏大家族。以前住了十来户人家，高峰时期有近百口，每年都有几个小孩出生。与我同庚者，不下五六人，所以不缺玩伴。但是现在，大院已全部拆除。各房分成小家庭，零零星星散落在公路两边，只有么叔在

原有地基上建了一幢三层小楼。我出生成长在这个大院，小时候的场景、人物、事件还历历在目。

公路边，一棵橘树上挂满又大又红的红橘，是我小时候最爱的水果。当时水果品种较少，只有桃、李、杏、柑等有限的几种。

父亲在院坝边种了两株红橘，立冬以后，随着橘子一天天变红，危险也在一天天增加。我和妹妹轮流坐守树下，生怕别人来偷摘，院子里到处游荡着馋猫熊孩子，我们必须小心防范。我们一天不以为苦，因为父亲每天都会摘两个来犒劳我们。一直到大寒，还有几个最大的，挂在最高也最向阳的枝头，红彤彤的，沉甸甸的，让人直流口水。古有望梅止渴，今有望橘垂涎。我们从心底感激父亲的远见卓识，为我们种下了这两棵果树，在我们童年时就能享用到它，简直是无与伦比的馈赠。

我眼前这棵橘树，满树都挂着红彤彤的橘子。虽然长在路边，但并没有人来摘过的迹象，红橘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勾起人们强烈的食欲了。现在，农村人跟城里人一样，也从街上买水果吃，苹果、梨、香蕉、葡萄、芒果、火龙果，甚至还有进口水果。

岳父种了十来株沙田柚，每年都结得很好，但基本上没人吃，也不可能弄到街上去卖，一个卖一两块钱，运费都不够。每到这时，硕大的柚子一个个从树上落下来，满地都是。大柚子都没人吃，哪里还有人吃那种酸不拉叽的本地红橘呢。

现在，人们不种果树了。我妈在堡坎下种了桂花，在石栏的花盆里种葱兰、蒲公英、栀子。西墙的墙角，有一株巨大的月季，一到夏天，硕大、娇艳的花朵开满整片墙。

我想起我的诗《樱桃》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那些年，生产队没有多余的土地，用来种果木/更不可能引进杜鹃、海棠、美人蕉/类似于资产阶级小姐/那种矜持、华而不实的東西。”

但是现在，即使这大寒天气，我家仍有花在开。前年种下的一株蜡梅，如今已开出淡黄、晶莹的花朵，香气馥郁。我非常喜欢这棵蜡梅，就像我家族里的小姐妹，安静、羞涩，成为小院的新成员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大寒时节迎新年

□王永威

大寒，它带着彻骨的寒风，宣告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到来。我现在生活的城市，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天雪地的景观，但湿冷的空气和刺骨的寒风也足以让人感受到大寒的威力。

在记忆深处，我的故乡，在大寒的季节里，总是一片忙碌而又充满生机的景象。乡亲们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最后的准备。主妇们早早地就开始打扫屋子，她们会把屋里屋外的每个角落都清扫干净，从屋顶的横梁到墙角的蜘蛛网，从碗柜的深处到床底的积尘。她们拿着抹布、扫帚，用心地擦拭着每一寸地方，仿佛要把过去一年的烦恼和不顺都清扫出门。这不仅仅是一种习俗，更是一种对新年新生活的期待，希望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迎接新的一年。

男人们则忙着杀猪宰羊，这是大寒迎新年中一项重要的活动。猪羊的叫声在村子里回荡，虽然听起来有些嘈杂，但充满了浓浓的年味。杀猪匠熟练地操着刀具，旁边的人帮忙烧水、接猪血。猪血用盆子盛好后，放入盐巴制成血豆腐。猪肉被切割成不同的部分，一部分用来做腊肉、香肠，一部分留作年夜饭的食材。

孩子们在这个时段异常兴奋，他们不顾寒冷，在村子里跑来跑去，或者跟着大人去赶场。场镇上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各种年货琳琅满目，有红红的春联、喜庆的福字、五颜六色的糖果、香脆的炒货、五花八门的玩具。孩子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和喜悦的光芒，他们看着那些精美的商品，嘴里不停地问着大人这个能不能买，那个好不好吃。他们手里紧紧握着长辈给的零花钱，小心翼翼地挑选着自己心仪的小物件，也许是一个小风车，也许是一盒鞭炮，这些小玩意在他们眼中都是无比珍贵的宝贝。

贴春联也是迎新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故乡，春联大多是由村里的文化人或者擅长书法的长者书写的。一张八仙桌摆在院坝上，笔墨纸砚一应俱全。写春联的人神情专注，笔锋舞动，写出祝福和希望的话语。周围围满了村民，他们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。等到春联晾干，人们就会拿回家把它小心翼翼地贴在大门上。那鲜艳的红色，在白雪和灰墙的映衬下，格外醒目，仿佛给整个村庄都注入了一股

鲜活的生命力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每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，都会将纸笔墨砚带回老家，给左邻右舍写春联。我手中的毛笔在宣纸上轻轻舞动，墨香随着每一笔的落在空气中弥漫，与山野的寒风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邻居家的小孩子，总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好奇地盯着我的手，不时发出惊叹声，回荡在静谧的乡野。孩子们总是争抢着帮我拿纸，只为先得到对联。等对联一完成，他们便兴冲冲跑回家，急着交给父母看。还有一位过去给邻居写对联的老者，几乎是每天都坚持要戴上老花镜，仔细地看我书写，脸上不时露出满意的笑容。为此，我每写一副都充满了快乐和自豪感。我知道，这份快乐和自豪，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字写得漂亮，更是因为我用文字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传递了温暖和祝福。

在这个寒冷的节气，美食是最能温暖人心的。在那个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，老家除了年夜饭外，就数腊八粥让我们难以忘却。老家正宗的腊八饭是用糯米、腊肉、香肠、香菜、豆子等食材一起煮成的。糯米吸收了腊肉和香肠的油脂，变得油润光亮，吃起来口感丰富，既有糯米的软糯，又有腊肉的咸香和香菜的鲜美。要不就是一家人或者一群朋友围坐在火塘旁，吊锅里煮着各种食材，有猪骨、萝卜、洋芋、绿叶菜等。大家边吃边聊，欢声笑语在热气腾腾的氛围中弥漫着。

大寒迎新年，也是人们思念亲人、渴望团圆的时刻。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，远方的游子们纷纷踏上归乡的路途。火车上、汽车上、飞机上，都挤满了归心似箭的人们。他们带着一年的收获，带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，跨越千山万水，只为在新年到来之际，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。这种对团圆的渴望，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感，无论距离有多远，无论旅途有多艰辛，都无法阻挡他们回家的脚步。

在大寒时节，因为迎新年活动而弥漫着温馨与希望的气息。这一刻，大寒仿佛成了一座连接过去的桥梁，它承载着一年辛勤劳作的疲惫与冬季的严寒。唯有将这些重负轻轻放下，我们方能满怀信心地迈向一个充满生机与无限可能的新年。

在这寒意深重的岁末之际，人们共同守望着新年的曙光。无论是乡村中那份

质朴的传统习俗，还是城市里那繁忙的现代生活，在大寒迎新年的共同主题下，它们交织融合，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。这一切，为大寒时节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，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难得的阳光温暖
抚摸我坦荡的额头
我在心里祝愿
大地祥和
人间安康
亲爱的你们一切皆如所望

新的一年已经开启
我还是那个用旧的人
被岁月反复淘洗的魂灵
越发澄澈
适合在分行文字里
行走或者歇息

迎新

风重了
水也重了
那些轻盈的事物躲起来
看不见的新不一定是旧的

能懂的诗

盼春归

□高峰

层云笼四野，艳阳锁山川。
大寒时节，惬意慵懒忆流年。
檐下儿童嬉戏，风里欢声灿烂，残叶舞阶前。
煮水烹香茗，围坐话团圆。

梅初绽，香暗度，意绵绵。
且将旧梦，寄予明日共新篇。
虽将冬寒凛冽，却盼春归不远，暖信已微传。
待得东风起，花满艳阳天。

（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）

新年书（外二首）

□张守刚

满目枯黄的草木
正缓缓接近新生

新年伊始
阳光换了新衣
在大地上镀满金箔
给新的一年准备了足够的盘缠

白村庄

雪孩子满身都白了
在静静的村庄铺下那么多白纸
风吹也不会动摇

泥土安详
不轻易喊冷
白菜在绿色里迎着雪花
一颗一颗变成自己
又一颗一颗融进人间

（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主席）